遭逢危机之际向马克思请益
——重读《资本论》第一卷《序言》和《跋》

聂锦芳
(北京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人类的发展愈益复杂而艰难。前些年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还未得到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又蔓延起来,把整个世界推向了更为莫测的境地。每当世界上出现普遍性的危机的时候,人们总会想起马克思。这位毕生致力于资本批判和对现代社会进行探索的思想家总能给我们以坚定的信念和深刻的启迪。马克思生前出版和修订过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和《跋》昭示,他注目于“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通过清理和辨析古典经济学所提供的思路、体系和方案进而实现了“突围”和超越,体现和贯彻“不崇拜任何东西”、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并将其推进和提升到现代形态和新的水准。在漫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写作中,马克思身上所体现出的宽广的视野、整体性的思维、深刻的历史感、顽强的意志力等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今时代值得我们倍加珍视和弘扬。

关键词:《资本论》;古典经济学;辩证法;超越
中图分类号:A 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1)05-0054-11

人类的发展愈益复杂而艰难。前些年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还未得到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又蔓延起来,把整个世界推向了更为莫测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合谋和分离、危急处理与从长计议之间的矛盾、个体主观意愿与社会总体协调之间的掣肘、动机与效果之间的错位、理论与行动之间的冲突、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对立等混杂在一起,盘根错节。认真思考起来又会发现,一些重大问题貌似突发,但实际是多年累积而成的;很多新奇的现象仿佛瞬间涌现,但从长时段看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轮回和重现。

每当世界上出现普遍性的危机的时候,人们总会想起马克思。这位毕生致力于资本批判和对现代社会进行探索的思想家总能给我们以坚定的信念和深刻的启迪,虽然从其著述中不可能找到解决当代问题的具体举措和方案,但我们却可以在他当年探究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变化做出判断、选择乃至发展。这是其思想超越地域、时代所具有的长久价值。那么,马克思当年的思考对于我们理解当代问题有什么参考意义呢?本文不打算做出宏观的概括和抽象地罗列,而是通过对作为其代表作并且生前出版和修订过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Vorwort)和《跋》(Nachwort)内容的具体解读,来看马克思是如何把握那个时代的问题和趋势、怎样实现理论创新的。这些文献包括:马克思撰写的德文第一版(1867)、法文版(1872)《序言》和第二版(1873)、法文版(1875)《跋》,以及恩格斯撰写的第三版(1883)、英文版(1886)、第四版(1890)《序言》。经典是常读常新的,较之于学界过去的研究,本文更注重细节的甄别和辨析,以期清理出一个更为“真实的马克思”。

一、注目于“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一个人把握、理解、描述和评价自己所身处的社会和时代是不容易的。撇开感性体验会显得隔膜和

收稿日期:2021-05-18
作者简介:聂锦芳,男,山西寿阳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外在，沉湎于细节和局部又可能遗忘总体和宏观，纠缠于当下则容易忽略关联和变迁。为此，马克思强调，“决不用玫瑰色描绘”“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那么，他是如何看待那个时代的呢？

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将他对资本社会的分析称为“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认为这种研究不同于其他研究的“特殊性质”在于，旨在揭示和透视资本制度是如何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① 他注意到，在资本主宰的世界，甚至宗教信仰也必须让位于物质利益。比如，当时英国国教中有三十九条信仰纲领，而那些来自土地和金融贵族阶层的教徒②宁可饶恕对其中三十八条信条的质疑和违反，也决不容忍现实生活中对其现金收入三十九分之一的掠夺。这种情况更导致了宗教观念及评价标准的改变：如果说在过去，“无神论”的出现和流行是教会最看重和警惕的事情，比较而言它对引导教徒把价值追求转移到财富的谋取上来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所顾虑但并不特别担心；那么现在，资本能量极大地发挥出来，迫使教会强烈地意识到，较之于财产关系的巨大效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小的过失”。与此相应，资本时代的社会关系也出现了变化并重新塑造了“个人”，尽管在主观上人们可能还想超脱这些关系，更不可能对这些关系完全负责，但实际上当代的人不过“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③。这是“绝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的马克思观察到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一方面，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待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会有新的判断。从这一视角出发，马克思意识到，虽然导致了上述苦难和罪恶，资本制度的“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它是人类进入“文明国家”的标志，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为此，马克思特别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及其所引发的社会运动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④

这里需要甄别一下“铁的必然性”（eherner Nothwendigkeit）这个概念。

在人们的印象中，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中社会形态演变固定不易的次序和进程，特别是按照后来定型的“五形态说”的理解，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不管有什么样的特殊性，都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依次更替、线性推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如果回到马克思原始文本中的具体论述，就会发现他在表述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更迭的序列和过程时，用的是“大体说来”⑤（in großen Umrissen⑥）的谨慎判断，只有论及“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时，他才使用“铁的必然性”（eherner Nothwendigkeit⑦）的说法。具体而言，举凡《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罗列的“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修订的“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生产方式等，马克思认为，一方面它们只是在历史上某个阶段、某些地域基于特殊境遇而出现的，而在另外的阶段和其他地区就未必会重复经历或者具有相同的特征。但是，另一方面，当分散的、相互隔绝的国家、民族进入“世界历史”之后，“资本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则会一统天下，人类历史借此进入“现代”形态，无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 页。

② 当时由土地和金融贵族阶层的教徒组成的宗教派别叫“高教会派”，它与主要由资产阶级和下层教士组成的“低教会派”是对立的。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1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8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 页。

⑥ Karl Marx，*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Erstes Heft Vorwort，in：*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II/2，Dietz Verlag，Berlin 1980.，S.101.

⑦ Karl Marx und Friedlich Engels，*Das Kapital*，Vorwort von erster Band，Hamburg 1867，in：*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II/5，Dietz Verlag，Berlin 1983.，S.12.

论是哪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必须经由这条道路,都绕不开这一阶段,西方和东方无有例外,亦即这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的发展阶段”。① 质言之,“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②

马克思并不限于抽象论述,他还以当时英国颁布的“蓝皮书”《就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使团的信函往来》为例,来说明这一发展是势所必至。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最早和当时最先进的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欧洲大陆上比英国落后的德、法等国,“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化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进入“世界历史”必然出现的现象。就是说,在通往自由之路上,虽然还不能据此预见到“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资本来到了世间,“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甚至善于掌握和利用权力的统治阶级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这种情况已经向其“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③

毋庸讳言,文明伴随着罪恶。据此,资本主义生产所显示出的后果和弊端就成为不少人忽略、拒斥甚至违背和逆转这种趋势的理由和借口。身在伦敦的马克思注意到在自己的祖国有一种看法,即鉴于率先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取得巨大发展的英国,无论是在工业还是农业领域工人处境都非常悲惨,而在德国由于资本体制并不完善、生产方式又比较落后,所以两极分化的情况远不像英国那样明显和恶劣,于是人们便乐观地自我安慰和暗自庆幸,进而试图不再跟从或重复“英国式”的发展之路。对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④

更重要的是,较之于英国的状况,德国的情形并不如人们估计得那么乐观。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完全确立的地方,特别是在实施现代生产制度的“真正的工厂里”,由于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未充分展示出来,因此也就没有对资本家的肆意作为起制衡作用的“工厂法”,这种情况下,德国工人的处境事实上比英国还要坏得多。而在其他地区和领域,与西欧大陆其他落后国家一样,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特别是长期处于封建传统和特殊的民族发展思路的支配下,新兴的资本主义方式突然颠覆了其固有的观念、信仰和习惯,使其处于新旧杂糅、举步维艰的境地,姑且可以把这种境遇称为“现代的灾难”;而在这过程中,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虽然已经难以挽回颓势,但还在苟延残喘。所以,德国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⑤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生产方式的变革,它也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建制,由此会产生很多以往不曾有过的机构、行业和业务。马克思特别谈到“社会统计”,这也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创造。先是伦敦市官员约·格朗特于 1662 年首次将计算具体地运用于人口统计,后来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于 1676 年写成《政治算术》一书,用算术方法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借此创立了“政治算术(统计)学”。相形之下,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工作起步是很晚的,成果也很贫乏。然而,即便如此,这样一种将社会状况通过数据真实地展示出来的举措虽然才刚刚开始,只是“帷幕稍稍揭开”,但已经能使人们看到其中隐藏的落后、愚昧和罪恶。马克思设想,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和议会能像英国那样,将指派委员会调查经济状况的做法定期化、制度化,而这些委员会也享有全权揭发真相的授权,并且其成员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1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10、13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8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9 页。

达到英国那些工厂视察者、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医生、调查女工童工所受的剥削及其居住、营养条件等状况的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那么,最终揭露出来的德国的真实的情况必定会使人们大吃一惊。

为此,马克思发出这样沉痛的呼吁:“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了! 顺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借助历史潮流以改变现状是唯一的选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放眼看看世界,在作为资本主义起源、发达之地的欧洲之外,过去未开拓的荒原、后来作为殖民地、现在还很落后的美国在崛起,且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马克思的结论是,在世界上存在的问题、追求的目标越来越具有类似乃至共同性的趋势下,“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①。

这就是马克思对于资本时代的双重态度。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导致他对于做出表面看来似乎是矛盾和相左的评价的依据和标准,是他追求的终极价值——“自由”。也就是说,从“自由”的视角衡量,资本制度既意味着人类文明和进步,也包含了人性的罪恶和异化。而《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②,进而为自由的实现——罪恶的消除和异化的扬弃——奠定理论基石。

体现着世界发展趋势又包含着罪恶和苦难的资本主义进程是“充满矛盾的运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③ 危机的解决不能靠回避、拒斥、撇开问题另辟蹊径,而是需要直视、深入、聚焦于问题本身,从中寻找出路和方案,正是基于此,恩格斯指出:“彻底研究英国的经济状况成为国民的迫切需要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④

这就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撰写《资本论》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

二、辨析古典经济学所提供的思路、体系和方案并“突围”出来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发展的状态及各个要素在其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都会发生变化,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把握也在变化。马克思在关注时代变化的同时,也花相当大的功夫研究了在不同时期经济学家们思考和诠释的重点,以及其思想、学说的超越性和局限性。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和《跋》中他关注到三种情形: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演变图景与功过

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Klassische politische Ökonomie)界定为资本主义产生时期“阶级斗争不发展”阶段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它产生于 17 世纪下半叶,完成于 19 世纪初。马克思极为详细地勾勒了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图景,即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中经亚当·斯密的发展,到大卫·李嘉图结束;而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中经弗朗斯瓦·魁奈,到西斯蒙第结束。如果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1843 年 10 月到 1845 年 1 月)算起,到写作《序言》和《跋》的时候,他浸润在这一思潮中清理其中每个重要人物及其著述、把握他们思想的发展过程和理论体系已经近三十年。他充分认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劳动价值论的提出和坚守以及看出现代经济中蕴涵的“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然而,马克思也逐渐意识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局限,发现即便作为集大成者的李嘉图,虽然把这种“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但由于“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⑤。诚如马克思 1851 年 4 月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所说,这整个经济学“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1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23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34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16 页。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①这意味着马克思将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动更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二)“庸俗经济学”(Vulgärökonomie)何以是“庸俗化”(Vulgarisierung)的

“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②,代表人物有让·巴蒂斯特·萨伊、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以及后来的詹姆斯·穆勒和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他们以斯密和李嘉图的信徒自居,以“注释”或“通俗化”的形式为其学说辩护。但是基于信仰而不是科学的阐释注定缺乏逻辑和力量的,放弃了科学方法实际上就是选择了失败。

到“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③,随着李嘉图学派的解体,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了“庸俗经济学”阶段。代表人物有纳索·威廉·西尼尔、弗雷德里克·巴师夏、亨利·查尔斯·凯里、约翰·穆勒等人(德国的历史学派也属于这一阶段)。他们抛弃对古典学派所作的“注释”或“通俗化”,竭力寻找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新方法,经济学庸俗化程度进一步强化了。

统观以上经济学家的思想,可以看出,其共同点在于把资本主义市场上的成规、行话、生意经和经营法则用经济学术语系统地表述出来,停留于事物的表面讨论问题,起到了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的效果。诚如马克思所说:“庸俗经济学无非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教学式的、或多或少教义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有条理的秩序中。”④“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作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⑤

这里想甄别一下马克思所使用的Vulgärökonomie的中文翻译。通常把Vulgär译为“庸俗”,在中文语境中这纯粹是一个贬义词,而德文中它包括“不涉及本质的”“不科学的”“简单化的”“肤浅的”“家喻户晓的”等含义,而作为其词源的拉丁文vulgo,在《高卢战记》和《编年史》中指多数人、大众化、民间化等,显然,贬义的程度较中文要轻。

(三)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理论困境

在欧洲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德国处于落后状态,也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工人所处的悲惨境况还没有像英国那样充分暴露和展示出来,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当时德国社会中阶级状况的对立“远不是那样坏”。面对这种情形,不在少数的德国观察家和经济学家总是囿于狭隘的视界、站在本国的角度暗自庆幸,或者“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乐观地自我安慰”,对此,马克思援引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讽刺诗集》中的一句话不客气地送给这些人:“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⑥

正因为如此,同样处于欧洲,政治经济学对于德国来说却“一直是外来的科学”。正如经济史学家古斯塔夫·冯·居利希在五卷本《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中所分析的,德国存在“妨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妨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历史条件”。这就意味着,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是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那么它在德国“缺乏生长的土壤”。英法等国的政治经济学著述当然可以被引进甚至翻译成德文,但“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德国教授那里却“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他人的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2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

论与自己国家情况的错位,使他们在科学上产生了无能为力之感,“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迫不得已只能“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①

席卷欧洲的 1848 年革命将德国带入了“一体化”进程,“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但是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了”,因为“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②

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登场的。从其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到创始人威廉·罗雪尔再到发展者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和卡尔·古斯塔夫·阿道夫·克尼斯等人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他们反映和代表了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面临着的复杂任务、矛盾心态和双重主张。一方面要致力于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认为需要动用国家的力量,在国内实行统一的市场规则并展开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为了改变德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落后局面、抗击来自英法等强国的激烈竞争,反对持自由放任的观点和主张,要求在国际贸易中实行关税保护。这样,德国历史学派在对经济学的理解和阐发中,一方面强调带有民族特性和历史境遇、具有复杂心理和道德观念的具体的人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中心,另一方面又将诸如历史、伦理、法律、心理、政治、风俗习惯等都包括在所谓经济科学的范畴之内,在其论著中充斥着大量的历史资料,而将对经济学元理论的探究置于次要地位。

如果说古典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的提出和对价值规律的强调赢得马克思的赞赏,相形之下,历史学派的这些经济学家在他眼里成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他们的出现使经济学“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③。这是德国的处境以及由这种处境逼迫出来的“作为”。而时代的发展“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在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的同时展开“对它进行批判”,且代表着“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④的立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建构。

三、贯彻“不崇拜任何东西”、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

马克思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⑤,这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版俄译本出版前一年(1871)基辅大学教授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季别尔在其所著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一书中的说法,马克思对这种评价极为看重,特别在第二版《跋》中提及。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发展”不是复述、重申和强调,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变革和超越。而促成这种发展的是马克思多年来一直在探索的“政治经济学”之外的“形而上学”,即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不崇拜任何东西”、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

众所周知,辩证法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其源远流长的古希腊传统不必赘述,更关键的是,时序推进到近代,它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结出了极为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集大成”之境。然而,就像马克思之前多次出入黑格尔庞大的体系、不断完成对其的超越一样,在辩证哲学基础上他也在批判中取得了巨大进展。按照他的自况,“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即观念作为独立的主体成为现实事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1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15、16、1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1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17、18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19 页。

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而马克思“把它倒过来”了,即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 这样他就把“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的辩证法拯救了出来,即在其“神秘外壳中”发现并改造了复杂体系中的“合理内核”。所以,黑格尔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资本论》的写作也就具有了双重的效应。

那么,这种经过马克思变革的辩证法在《资本论》中又是如何运用和体现的呢?我们根据他的叙述做出如下的概括:

首先,以“用冷静的眼光”审视资本时代的现实。

尽管“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 但即便如此,也“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因为那种基于利益、根据喜好“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的观察者是不懂得“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③ 按照这样的方式才能对资本进行理性的研究和批判,只要基于事实和逻辑,不同的具体观点都应予以尊重和欢迎;而对于“舆论的偏见”、非理性的潮流,马克思遵循的是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但丁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其次,按照科学的方式研究资本运行的逻辑。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时“简要地表述”了“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原则,即根据物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庞大的上层建筑及其社会意识形式竖立现实基础之上的思路来观察和把握社会的结构,据此考察历史形态的演变,结论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④

就《资本论》来说,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的指导原则要转化为具体研究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将其概括、提炼成可以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的社会认识方法,即“普照光方法”“从后思索方法”“人体解剖方法”“抽象—具体方法”,等等。马克思注意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⑤。更进一步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⑥他还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⑦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2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02—40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2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3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707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93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705 页。

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①

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他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总原则和具体的社会认识方法细化为实际研究的基本路径,即充分地占有材料,然后分析资本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进而揭示资本的逻辑。当然,充分占有材料并不是均等地对待这些材料,而是必须从中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如同物理学家们要么“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要么“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马克思强调他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主要以“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英国“作为例证”。② 恩格斯在第三版《序言》中也说,《资本论》是“一部几乎完全要从英国的工业状况中取得实际例证的著作”。③ 而就英国来说,又需要以具体的历史材料为基础来探究相关问题,因此,我们看到马克思在研究中在认真阅读经济学家们大量著述的同时,也注重参阅作为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主要资料的议会和政府文件或报告。④

最后,周全考量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各种问题和细节完善关于资本的“叙述方法”。

究竟什么是《资本论》的“叙述方法”或者说这种“叙述方法”包括哪些方面? 学界并没有认真清理过,根据马克思的自况,笔者将其简单概括为如下⑤:(1)结构。就《资本论》来说,它所要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关系并非是显性地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结构。为了准确、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揭示这一结构及其变动,马克思先后尝试提出过两卷本著作—三本书内容—五个分篇—六册计划—九项内容—两大部分—三卷四册架构。⑥ 这种调整和变化,贯穿于马克思几十年殚精竭虑、深思熟虑的探索过程,因为总框架上的设计是著述成功与否最关键的因素。(2)术语。结构之外,核心范畴也就是“术语”对于理论建构来说也是很关键的。因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⑦ 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与古典经济学讨论是同样的议题,然而对于术语内涵的重释、拓展和创新却是非常明显的。(3)引证。《资本论》中在纯原理的阐释的同时,既有理论史的梳理,又有现实材料的甄别和官方档案的征引,他还特别注重统计数据。在引证经济学著述和观点时,则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来确定其重要的历史成就,“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的”。⑧ (4)表述。《资本论》第一卷是在 1859 年正式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之后出版的,但他并没有改变后者的观点,为了前后内容上的“联贯和完整”,他在第一卷第一章的开头重新对第一分册的内容做了概述,也变换了具体的表述方式:第一分册中简略提到的论点,在第一卷中他作了进一步详尽的阐发和论证;而第一分册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在第一卷中他只是简略提及。鉴于理论史部分要单独成卷,所以讨论价值和货币理论后的历史叙述就全部删去。(5)修订。“文章不厌百回改”。《资本论》的修改是马克思从第一卷出版到他去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之后恩格斯又将其接续下来,直至推出最可靠、完善的版本。(6)翻译。翻译是重要著述及其思想传播的重要途径。还在写作德文初稿时,马克思就开始考虑用多种外文进行翻译的问题了。《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由于篇幅巨大、思想复杂,对译者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和极大的挑战,马克思不仅关注进展,更与译者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花费了很多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70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29 页。

④ 这些官方文件和报告因装订成册时封面被设计为蓝色,故俗称“蓝皮书”。

⑤ 因篇幅所限,这里只对笔者所理解的《资本论》“叙述方法”涉及的多个方面作简单罗列和说明,详细论述另见专文《究竟什么是〈资本论〉的“叙述方法”?》。

⑥ 详细的梳理参看聂锦芳:《〈资本论〉再研究:文献、思想与当代性——一个新的“路线图”》,《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 年第 3 期,第 47—64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32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33 页。

心思,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可以说,在不同语种之间如何实现思想的准确转换也成为《资本论》叙述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7)辩驳。作品的命运总是曲折而多变,作者的苦心及其复杂的思想、严密的论证不可能获得相应的理解和回应,相反,“被攻击或辩护,被解释或歪曲”的情形却经常会发生,《资本论》也不例外。每当出现这种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认真的修正的同时,对于误读、曲解特别是恶意的歪曲毅然据理力争,展开详实的辨析、说明和反击,这方面的工作也构成《资本论》叙述方法的一个环节。(8)理解。马克思当然希望耗费了自己大半生心血的代表性著述《资本论》在“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认为这才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① 然而,这是一部典型的“德国式”的作品,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思维能力和价值立场,那么理解起来将非常困难。为此一方面如前所述,马克思不断地进行解释、补充和说明,尽可能照顾读者的现实状况、思维特点和阅读习惯,做出变通和修订,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阅读这部著作,读者不仅理解其意旨、逻辑和内容,更能提升和改变理论思维的水准、透视社会历史的方法和改变世界的能力。比如法文版《资本论》是分册出版,对法国人性格非常了解的马克思知道,他们“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他很担心,法国读者阅读《资本论》时“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就看读者是否具有“追求真理”的意愿和勇气,而“追求真理”不是一件轻松和容易的事,“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②

我们看到,通过对资本时代的研究和《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一方面把握和贯彻了辩证法的精髓、要旨,另一方面也将其推进和提升到现代形态和新的水准。

四、“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发表 150 多年来,以其对资本时代最客观的反映和最深刻的批判影响了整个世界,特别是 20 世纪以降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调整、东方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改革,以及当代全球化态势的推进和变化,都与它有密切的关联。近代以来还很少有一种思想体系、一部科学著述像马克思主义、像《资本论》这样遭受过如此严苛的检视、强力的辩护以及充满偏见的攻击和蔑视。

过滤掉时代的风尘,面对严峻的现实,真理的光芒、理性的思维和逻辑的力量愈加凸显出来。诚如恩格斯在英文版《序言》中再次以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英国为例作出描述,资本主宰的世界不断积累矛盾并发展成深重的危机,由于没有生产和市场经常而迅速的扩大,当时英国的工业体系的运转实际上已经趋于停滞,自由贸易方面也无计可施。为此,在曼彻斯特这个制造过英国棉纺织业神话和贸易奇迹的地方,鉴于“徒然等了 40 年时间,尚未见到其他国家效仿英国的自由贸易”的状况,不得不再走“回头路”,在 1886 年 11 月举行的该市商会季度会议上,“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尽管经过激烈的辩论,表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行方式的自由贸易政策得以保留,但赞成与反对数之比竟然是 22∶21,仅仅一票之差——这就是本该达到贸易高度自由状态而实际上经常会出现反复甚至倒退和逆转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状。贸易之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迅速发展的外国工业,也到处直接威胁着英国的生产。各个国家孤立起来的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应该说,生活在资本时代的人对于危机并不陌生,在过去,特别是从 1825 年到 1867 年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周期性的循环,即每隔十年资本主义经济要经历一次“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反复,然而,如今这样的情况彻底结束了,危机之后人们憧憬的繁荣不再来临;有时似乎显现出繁荣行将到来的预兆,但很快就消失了——世界经济陷入缓慢而持续的萧条的绝望的泥潭。身处这样的危机之中,“再也忍受不下去”的人们“要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究竟该怎么办呢? 恩格斯指出:“毫无疑问,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1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24 页。

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①

历史总有惊人相似之处。如今危机复现,且更具有当代的特征,更加复杂而矛盾。马克思当年的思考、《资本论》的分析对我们有什么借鉴价值呢? 根据上文的清理,我们做出如下概括:

首先,顺应历史发展"铁的必然性"和"正在实现的趋势"。

资本打破了国家、民族的界域,将世界推进到全球化的进程。这既是必然的、也是充满矛盾的过程,一体化程度加剧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分离和等级,全球化这把"双刃剑"甩出来,既为世界带来发展,同时也埋下了"苦果",而且"苦果"在危机爆发之际会成长、成熟,使世界性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更加凸显。这种情况下,催生了质疑、抵制全球化的声音的集结,形成反全球化浪潮;个别国家更设置多种壁垒、推行国家优先战略,试图通过"逆全球化"来摆脱危机。然而,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铁的必然性",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自觉顺应、积极融入,在此基础上构建开放、包容的国家关系,不仅有利于世界总体发展,也必然惠及国家民族的进步。马克思当年以落后的德国为例,提醒注意借口传统、国情、特色而拒绝向先进和真理学习,拒绝自我剖析、反省和总结,拒绝开放、变革和转型,对于当代来说,依然振聋发聩。

其次,在理论风云和思想激荡中寻找创造和突破。

马克思是通过《资本论》这部著述最终完成对古典经济学的突围和超越的。他在哲学领域实现的"革命性变革""政治立场的转变",如果不落实到资本运动的具体环节、过程和机制中是得不到落实、体现和进一步推进的。而就过去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之间关系的理解来看,我们只注重鉴别众多经济学家及其著述对待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来源等问题的看法以及阶级立场的站位,认为对此表示赞同或者思路有所接近的马克思就予以吸收,表示反对甚至态度不明的就被马克思抛弃,而他们复杂的探索过程中对具体经济现象的分析、运行机制和过程的揭示和经济政策的主张等大多被忽略了。这正像我们以前清理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哲学史的关系情形一样,只注重从后者中抓取诸如"唯物主义""辩证法"之类的概念和思路,而撇开、遮蔽了更为复杂的思想、逻辑和体系,这些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范式转换、视野拓展、文本细读所取得的纵深推进,显现出原来的理解是多么狭隘、外在和肤浅! 而通过本文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他基本是从思想整体、研究方式、论证思路、与时代问题和历史变迁的关联等方面总体上把握这些先贤和同时代人的著述的,其中确实有极为凝练甚至尖刻的评价和定位,但绝不仅仅以是否集中在一、两个观点上的鲜明表态作为评判标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有唯物主义辩证方法的支撑、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获得解放的价值诉求,但如果不进入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运行机制和环节中,只靠外在的谴责和批判、激进的行动和举措,实际上是无济于事的。而从马克思最终并未放弃的《资本论》"六册计划"(特别是后三册"对外贸易""国家""世界市场")的构思看,古典经济学的探索给予他的启示是很深刻的和多方面的。这可以说是进行思想创新的"惯常路径",因为所谓创新不是一切从头开始、另起炉灶,不是一味地标新、立异和求变,而是在整体文化和思想背景中反思、传承、变革和超越。

最后,弘扬辩证方法、理性精神和总体性思维。

由于当代社会问题愈益复杂,危机和矛盾的呈现、把握更为困难,再加上大量信息的涌入,交流手段的便捷,经常出现众声喧哗、真假难辨的状况。特别是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一个令人心忧的现象是,不在少数的人在态度、言论和做法等方面表现得非常极端,常常把基于个人生活阅历和遭际而产生的情绪带入对社会问题的评论中,不分青红皂白、不区分对象层次,一味吹捧或者痛斥社会,无原则地赞美或诋毁现实,非理性地固守单一的价值观,乃至极端幼稚而不负责任地为问题的解决指方向、开药方。这种极端论思维的泛滥、非理性情绪的发泄,甚至成为了一种"公害",不仅完全于事无补,相反常常会混淆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35 页。

听、扰乱秩序、延缓甚至妨碍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多么需要像马克思那样超越个人功利得失、放眼世界趋势、深究历史真相、理性评估现实、热忱探索未来的思想巨匠。面临盘根错节的问题,造就一大批具有深厚文化背景和高度专业素质、理性批判精神和高尚道义担当、敢于和擅长剖析社会现象,积极关注和参与世界性重大问题处理的人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漫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写作中,马克思身上所体现出的宽广的视野、整体性的思维、深刻的历史感、顽强的意志力等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今时代值得我们倍加珍视和弘扬!

Ask Karl Marx for Help in Times of Crisis: Rereading the *Preface* and *Afterword* to the First Book of *Das Kapital*

Nie Jinf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Human developmen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difficult. The global economic recession trigger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several years ago has not yet been alleviated. However, there has come the COVID-19 pandemic, putting the whole world into an even more unpredictable situation. Every time when a universal crisis appears in the world, people will always think of Karl Marx. This great thinker who devoted his whole life to the criticism of capital and the exploration of modern society can always give us firm belief and profound enlightenment. The *Preface* and *Afterword* to the First Book of *Das Kapital* as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published and revised when he was alive, show that Marx focused on "these tendencies working with iron necessity towards inevitable results". By clarifying and discriminating the trains of thought, systems and schemes provided by classical economics, he further realized the "breakthrough" and transcendence, embodied and carried out the dialectics that "it lets nothing impose upon it", which is essentially "critical and revolutionary"(批判的和革命的). Thus, he promoted and elevated all these into a modern form and a new level. In his long-run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writing of *Das Kapital*, Marx offered his broad vision, holistic thinking, profound sense of history and indomitable willpower as the most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of mankind, which we should cherish and carry forward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Das Kapital*, classical economics, dialectics, transcendence

(责任编辑　刘曙光)